8° P. or. 544 (11

1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 第四十三回

##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詞曰

情懷增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為誰開謾道愁須帶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悲歡人金波斷轉日露點蒼苔

右調滿庭芳後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說話李嬌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叫李嬌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

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
歇了到天日厨役早來收拾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去
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日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
道日昨甚是簡慢怨罪怨罪來家早有喬大戶家使孔嫂
兒引了喬五太太家人送禮來了西門慶收了家人管待
酒飯孔嫂兒進月娘房裏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
子也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都坐着吃茶正值李智黃四
賫了一千兩香蠟銀子黃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
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納西門慶令陳敬濟拿天平在
廳上兌明白收了黃四又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
羣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就要搗損了合同

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灯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趁此機會、好問他要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就走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攏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裏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裏打上元醮、祐了香回來、還赶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

鸞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奘、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
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
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
下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赶黃四李智去了、正是
假饒鴛鷺騰雲術　取火鑽冰只要錢、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
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裏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
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
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
後邊徑往李瓶兒房裏來正走到潘金蓮角門首只見金
蓮出來、看見叫他問道你手裏托的是什麽東西兒過來

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金蓮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罕稀貨、忪的這等號入子、刺刺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强盜進他門去、一齊的把那兩條腿拐折了、絶現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裏、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妳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把四個金鐲兒抱着、叫他手兒撾弄、李瓶兒道、是那裏的、只怕水了他手、西門慶道、是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的、李瓶兒生怕水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耍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騶計騎了兩匹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騶計他是那里

的馬、耽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奈將邊上稍來的、又伏後線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姐子、并他媳婦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娘沒曾收哥哥兒要的那錠金子怎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那裏得那錠金子、屋裏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嘍耶嘍、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裏、恁幾年、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

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怎的寃枉
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裏不見
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麽又罵迎春賊臭肉平白亂的是些
甚麽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
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裏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拿來
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裏的且說西門慶在門首看馬
(揀)(有)(氣)家鞍計家人都在跟前叫小斯來回溜了兩遍西門慶道
雖是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
問雲鬆計道此馬你令兄那裏要多少銀子雲鬆守道兩
正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牽了
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閒文)一映說畢西門慶進來只

見琴童來說、六娘房裏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裏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外邊去看馬、誰收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裏去了、尋了這一日沒有、奶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呪、只是哭、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繇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裏因大姐子女兒兩個來、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就了、總尋起來、號的他們都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責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就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了、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嚷不見了孩子要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

房裏告月娘說、姐姐、你有二十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他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月娘道、剛經他每告我說、他房裏不見了金鐲子、箍的不知是那里的、金蓮道、誰知他是那里的、你還沒見他頭裏從外邊拿進來、用褳子袖兒裹着、恰似人變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麽拿過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裏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二十貨說不見了、經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麽、裏走風聲、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裏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見收貨西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

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邊的西門
金子、拿了與孩子耍了耍就不見了一錠、分付月娘、你與
我把各房裏了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猪
觔去了、他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叫很勉捕趕來月娘道
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甸甸冰着他一時捱
了他手腳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
耍只恨拿不到他屋裏頭裏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
眼軍搶將來的不叫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廝
你怎麽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推撥如此叫大姐姐替你查着
各房裏了頭叫各房裏了頭口裏不笑秘眼裏也笑、几句
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

來罵道、狠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世界有何面上一笑把你這小
搔刺骨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
也來插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粧、笑將起來、說道我曉
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
說你這般威勢把一箇半箇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裏
那箇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的、我隨你怎麼打雜
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
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和你家一遍一狀你
說你是衙門裏干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欠子
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就不是、叫皇帝敢殺下人也
怎的、語語帶奉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看

這小搔刺骨兒這等牙癢我是破紗帽窮官叫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破這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數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搔刺骨來囚攮起一隻脚來你看老娘這脚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搔刺骨月娘在旁笑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鉄刷帚常言惡人自有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强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頭子不然嘴鍾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琴安來說周爺家差人邀來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叫你姐夫去罷回映官哥奇名何侯馬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

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叫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細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裏勾勾那臉去、搽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什麽張致、誰叫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跟前勸着、揹着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裏不見了平白扯着

○此○時○月○娘○偏○愛○金○蓮○

脖子和他强怎麽你也丢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裏勾臉去了不一時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裏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他爹和六姐兩箇在這裏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辨惱了打起來吃我勸開了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厮買狼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裏丫頭老婆管着那一門兒來看着孩子耍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箇半箇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我亂着陪大姐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

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究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麼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早是今日我在這邊屋裏梳頭沒曾過去不然怎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裏邊人家最忌叫這箇名聲兒傳出去醜聽各人有各人的話故妙正說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箇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妗子李嬌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沒家去吳銀兒道你怎的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灯市街房子裏唱來大爹對俺們說叫俺今日來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箇坐下須臾小玉拿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覷二乾吳女兒

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吳裏都一路去的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摳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裏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箇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了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繫衣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什麽一面接過來放在席蓋上看見一屋裏人吃狠不住的看了這箇又看那箇桂姐坐在月娘

上笑引鬧他要子道哥子只看着這裏想必要我抱他子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裏叫他抱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嫖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嫖頭兒叫大媽媽就打死了李瓶兒道小斷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打死了桂姐道耶嚇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裏要抱哥兒要要兒子是與他兩個嘴揾嘴兒要子蕙嬌兒韓玉釧兒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會唱簡兒與娘每聽因取樂器韓玉釧兒琵琶蕙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也是乾女兒身分）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

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號的在桂姐懷裏亂
倒着再不敢抬頭出氣兒處處寫官哥小月娘看見便叫
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叫迎春抱到屋裏去罷好箇不長
進的小賊你看號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運忙接過來叫迎
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那邊房裏去了四個唱的正唱着
只見玳安進來說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
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
來了大門前邊大廳上都有鼓樂迎接娘每都收拾伺候
就是了月娘又分付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
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檐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
來家人媳婦都搽金戴銀紅紅綠綠準備迎接新親只見

應伯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應保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内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多蒙看顧月娘道二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前廳鼓樂响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大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雀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裏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氈包袱金走水轎衣閒處描寫使蘇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抬衣箱火盧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跟隨其餘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盞衣裳吳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

兒孫雪娥一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綉耀目都出二門迎接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年紀戴着羣鳳寶珠冠身穿大紅宮綉袍兒近面視之鬍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鬢縮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髻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敘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廝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數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褥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讓朱臺官尚舉

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爐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雨）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都打扮起來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敘敘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俗非）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謂日之言）親家那边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裏話似大人這等峥嶸也說了昨日老身聽得令姪婦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好厮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話說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

娘係老身親姪女兒，西門不屑攀大戶，試看他父母都沒
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
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別門姪另替了手，裏沒錢，如今
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
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語中純是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
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愚人李瓶兒慌
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
箇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把毡包內打開，捧過一
端宮中紫閃黃錦段，并一副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
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
放兩張桌席，擺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細巧油酥

之類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敬濟打發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在前廳鬆放桌席齊整請衆奶奶每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憑美人　盤堆異菓奇珍　瓶插金花翠葉　爐焚獸炭香裊龍延　日下碟高堆鱗脯紫金壺滿貯瓊漿　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　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　進酒佳人雙洽浦分香侍女兩姮娥正是兩行珠翠列　堦前一派笙歌臨坐上

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遞酒堦下戲子鼓樂响動喬太太與衆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方入席坐下李桂姐吳

銀兒韓玉釧兒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壽比
○是○反犯
南山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叫做王月
又照舊叫兒托盖
英元夜留鞋記厨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
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點
燭流光各樣花灯都
真是好看
點起來錦帶飄風彩繩低轉一輪明
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灯光掩映樂人又在堦下琵琶箏
篥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灯詞画眉序花月滿香城吹打
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子
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
菓碟兒留後坐四張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
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款留不

住送在大門首、又關門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
鱗次蜂排一般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關當再三還湧擠
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
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也有三更天氣盞
後又送應二遍起身月娘衆姐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敬
濟來與書童琉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並兩
箇師範酒飯與了五兩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
來剩饌下一桌餚饌半罈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
每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又監管衆人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
桌兒你爹不知多咱纔回于是還殘灯未盡一部未當小
傅夥計賁四教落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琉安平安打橫把

酒來與本保哥平安兒你還要個人大門首怕一時參官
沒人看門平安道我叫一個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個人
猜枚飲酒敬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怪的惹後邊聽見
到不如猜酒令每要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
罰一大盃衆皆許計先說堆笑元宵草物喜四道人生歡
樂自然多喜喜喜氏月色光來保道咱且休要喜負來
與道童的書童道又學人娘分付在內有玉簫玳安
道雖然如此後又是
綠衣人令
龍酒闌散後不知明月轉花梢

逛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雀人消夜

詞曰

晝日移蓁覆衣起春幃睡足暄賓鑑綠鬢雲亂未斂裝束臉粉蜂黃渾褪了枕痕一線紅生玉指頭蘭麻脉情無言尋棋局

右滿江紅前

話說敬濟衆人、同傳盤計、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敎留再二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夫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里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沒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去罷、明日請姑娘

衆位、好友往我那里坐坐、晚夕走百病、兒家來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一坐一盤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能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自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了、

唱箇與娘聽娘收了奴去罷三官事正說着只見陳敬濟如畫走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夫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敬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敬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不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們不曾去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月娘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里來着我

要家去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
○到○是○他○兩○个○去○妳○絕
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
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
他兩個轎子在這里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
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
有此
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
一番情事方知得下文倫金花謀
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
着緊急鼓了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
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唱畢
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

個雲亂簇簇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稟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裡打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號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就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丁頭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丁頭不言語李嬌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馬房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了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廝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那是一錠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

錠金子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里拾的他又不言語（如畫）西門慶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取拶子來把了頭拶起來拶的殺豬也是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了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房裡去明日叫媒人（正理）即時與我賣了這奴才還留着做甚麼李嬌兒沒的話說便道恁賊奴才（強口詞）誰叫你往前頭去來（呆口話口那口是口）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絕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拘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月娘令小玉閂上

門因叫玉簫問頭裡這了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
娘三娘陪大姈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
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
說爹使小廝買狼筋去了說的他要不的在廚房間我狼
筋是甚麼教俺每衆人笑道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若是
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筋抽將出來就纏在那人
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恐必慌了到晚
夕赶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絕藏入馬坊
裡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月娘道那里看人去恁小了頭
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就不是個台孩的且說李嬌兒領
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傻孩

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他裡邊總使不的這里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就弄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恁的不整他題一字兒剛絕這等拐打着好麼南淨慘了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你剛絕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了頭對衆拐恁一頓拐子有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房裡了頭怎的不拐只拐你房裡了頭不通理一味胡講切中人情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眞個教他拉出這了頭去罷你也說的話兒說你不說等我教休教他領出去數個人來

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個就是狐狸一般你怎麼的他過放過瓶兒映瓶兒因叫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了頭道我不出去姓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教其偷矣也似元宵一般薦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里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里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懸他一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

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琳舖展放鮫綃叨了茶兩個上床歇宿不題（自生子後見大金蓮房中必用蕊兒勤去其寵蕊兒於金蓮自見）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慶出來伴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擺下棋子對坐下象棋兒（與蕊兒琵琶換）分付迎春拿個菓盒兒把甜金華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不餓休叫姐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蓋兒我揀桩

了放在傍邊李瓶兒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飾上酒來
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
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
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鄭散子耍耍罷于是教迎春
遞過色盆來兩個鄭散兒賭酒爲樂鄭了一回吳銀兒因
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娘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
春道他撓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撓着
孩子睡罷拿一瓶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
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
炕上睡他爹這裡畧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
的一般補出邦爲後文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

只要我接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
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
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知兩遭也不可知是熟語非今語常
進屋裡為這孩子來看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
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
人家墊舌根誰和他有甚麼大間事寧可他不管我這裡
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瓶兒心事那
又如此描寫只說俺們把攔
漢子像剛經到這屋裡我就攛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
家人多舌頭多今日為不見了這錠金子早是你看着就
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屋裡來
忘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經頭出

個青紅皂白一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屋裡丫頭和奶子老媽七媽七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七過到那里是那里，論起後來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張，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尚有良心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

得意客來情不厭　知心人到話相投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鋼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詞曰

徘徊相期酒會三千朱履十二金釵稚俗熙熙下車咸宴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化海樽罍且追陪鳳池歸去那更重來

右玉蝴蝶後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新樹菓之類喬五太太當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

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赶到黃四家一直接上文黃四又早發中封下十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糧過節去口氣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糧拿甚麽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總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照後賴票如今我等再借出五十箇銀子來把一千兩合同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發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發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著你等

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
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
下飯再着上一鐲金華酒與王婆一樣手段然則不要叫
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
箇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箇坐我在傍
邊只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
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箇月滿破謎他三十兩銀子那裡
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箇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無假漆
無眞進錢殺之時香裡頭多放些木頭蠟裡頭多搀些菘
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經
好行事勢利相依而行于是計議已定到次日李三黃四果然買

了酒禮伯爵領着兩箇小廝抬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史筆能處在此一語又接入正文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成老早就去了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下伯爵就喚李錦往在此寫生處在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箇擡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箇小廝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抬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抬去就說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

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箇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某童兒拏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某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兩箇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西門慶就與伯爵兩箇賭酒兒打

雙陸伯爵趕謝希大未來乘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我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我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余子你用不着還等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我不多見了（即其意而說之）與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不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箇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來說道賁四拏了一座大螺細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鑼兒說是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拏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箇人抬進去放在廳堂

上西門慶與伯爵去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鈿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觀了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好似蹲着箇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金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傍一力攛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你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麽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嫂夫前邊舖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六字寫盡屏風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吃飯哩

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聽內抬出
大鼓便有十尸色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
震雲霄韻驚魚鳥八字寫盡銅鑼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謝希
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喝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
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
只顧誇奬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得巧也得一百兩銀
子少也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
鑼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
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
○寫○架○子○正○是描○
○說○
稱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子做的這
來江彩豪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少說也有四十斤

响銅該值多少銀子又于希大口中一插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裡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箇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過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盡童兒拏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少頃琪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里放桌兒西門慶道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琪安與盡童兩箇擡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火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拏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肴羔湯

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彈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不叫桂姐襯復迷處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了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那桂姐聽見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箇悄悄說了半日話三官情事俱于無字中、出竟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道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每也帶了去你越發脫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聒我耐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三官情事如盡若

而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霄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缺乾）兒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叫盡童替他拘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又道却是特（缺我）還有一生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

起來那小哩、也不知道甚麼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
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姐娘房中沒
箇人使他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枸火杖兒短頭如手撥刺
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了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
留下這奴才罷就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
叫媒人去了玳安見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拿桂姨
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賊那畫童應喏一
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又到窓子前叫道應
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
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
娘關了唱與你聽伯爵道恁大白日裏家去了便益了賊

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箇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了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箇眞脫牢的頭益越發賊的疼人子恁箇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揚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這般說來數句不說明妙是路暗寫點睛法伯爵道悄悄兒說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响兩箇就不言語了一路總是時描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樓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款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

道二爹好罵說一箇就一箇百箇就百箇一般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可兒一箇就比一箇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賊狗才單管只六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一路稱乾女兒拿琵琶且先唱箇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鸞鉤把琵琶橫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了一套這裡吳銀兒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馮來領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

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盡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將就使罷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使小的進來他就奪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女邦遷怒他人）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自己氣）恁賊兩頭巇勤歎主的奴才嘆道頭裡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叫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要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

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
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沒事人如
姐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們往姑奶奶家走百病兒去
我那裡回來總往家去哩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哥
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麽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
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了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
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
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領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
一盤子饅頭一瓶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
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拏去原來吳銀兒的衣
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

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教在他箱
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
嘻道實和娘說我沒箇白襖兒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
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
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櫃裏襖
正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
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當
着比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走動姐往樓上走
一遭明日我沒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
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定松江闊機尖素白綾下裙兒寫
○○捻○是寫生○
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與李瓶兒磕了四

箇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瘋兒道銀姐你把妻
兒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當
白綾做襖兒怎好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
一時螺梅吃了東西交與他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
姐你這等我纔喜歡已與桂姐離矣小人之交如此休學李桂兒那等奢
張致昨日和今早只相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
家去可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兒
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
道好娘這裡一箇爹娘宅裡是那箇去處就有虛簀放着
別處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
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

娘上覆三姑娘好一久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今便收拾去二娘言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我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麽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都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箇小廝四箇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吹落落　千門燈火夜沉沉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詞曰

小市東門欲雪天。○此一回○總○是○伏○線○文字　衆中依約見神仙。藍黃香細帖金蟬。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蹄塵哄一街烟。

右調浪淘沙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先安一句在此。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

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向西門慶說他兩箇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箇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取出拏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箇托盤來揀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

來你每整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孩子常言道（以下又恐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不幫襯了（你是書童總之一人不敢傷一語少直必用許多撓回小人世情如畫破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行計中人只護行計中人又知這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箇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剉他敢就八聲甘州癟癟瘦損難以存活又照管書童那暗為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李銘雖春梅一素（○先○點○題○面○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

○作○者○做○此○一○書○之○擬○錯○也○

箇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王牡弹琵琶李銘揀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完了看看晚來正是

金烏漸漸落西山　玉兔看看上畫闌
佳人款款來傳報　月透紗窓衾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敬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盤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烟火西門慶餘意○○○○○○○○○○

分付琴童來安琴書放起是六箇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

門首吹打了一回又請吹細樂上來李銀王社兩箇
小優兒筝琵琶上來彈唱燈詞那街上來往閒看的人
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自綾襖子玳安與平
安兩箇一遞一鍾及花兒兩名拼軍執攬杆攔擋閒人不
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
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來士女
翩翩並舞調鬆山結綵纔裁百尺蟾晴雲鳳燄縷香纏
街千看籠綺陌閑廷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
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春梅卽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

門首吹打鋼鼓磬響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
扒着望外瞧畫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後大盆上
酒原來玉簫仰書童看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又聚兩
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銚酒推
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潑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連
只顧嘻笑畫門無家被西門慶見使下琪安兒來問是
誰笑怎的這等厥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
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荷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銚
楊聲罵玉簫道好箇惟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
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箇把酒推倒了總罷了都還嘻嘻
哈哈不住笑的是甚麼把火燒死了平白落人恁一頓

一筆處爲玉樓一眾益月娘不

灰寫春梅一上簫見他罵起來說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寫春梅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燙（持愛）

旋裡酒了西門慶聽了便不問其長短就罷了（處處）胡書先是那日賁四娘子（先是二字又是使筆打）听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箇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箇去他家裡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亂我燈草拐故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只等接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春了轉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

如龍兒正寵故玉簫推迎春金

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鬧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兇反他家六一箇箇鬼攮搭的說似不知忙些甚麼教我半箇眼兒看的上高春那迎春二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兒貴四

連并不如龍兒正寵然春梅則正寵矣故迎春推春梅若夫蘭書并



去替姐每熬熬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拚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映玉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

簫

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

王樓之酸為何如

去了不一時四箇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一絲不着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進屋裡頂橱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餚菜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娘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往來盞斟拿菜斟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分付你每吹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家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又是一處又是一處又是一處

題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箇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來接月娘衆人正在房裏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裏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衙裏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盤點心酒菜上來陪敬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來定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兒甚麼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絕來午到就與他吃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

伏

金瓶梅詞話大字本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

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
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
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
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寫瓶兒說道自
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妗奶奶這裡
接我教我經收拾開閣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
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
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
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
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
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

箇一江風正唱着月娘便道忘的這一回子急穿凄凄的起來來安兒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单薄我倒帶了箇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同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箇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每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叫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沒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說了一句話不該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

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盡力罵了幾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坐壇遣將兒、使了那箇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兒、恐怕打動你、晨昏見就只遣他去、有心人偏見留玳安道、娘錯惦了小的頭裡、娘分付、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教一箇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每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箇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墻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截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應、好懶食饞嘴、地瞞官作弊、幹的那蘭兒我不知道、

也。你家二字奇絕
哩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送他量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箇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箇也沒人就是盡童兒過的舌爹見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嫂去罷使了他進來的、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脖倒拗過颩了我使着不動要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箇爛羊頭也不算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每取皮襖去、

收住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襖子來罷人家當的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映三官杖如事）皮襖與李嬌兒穿了西分付玳安皮襖在大櫥裡叫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玳安把嘴答都走出來陳敬濟問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攘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

你娘們來了、我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箇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窓外悄悄覷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三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來、兒也不揀一箇、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嘍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冏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隣、就如副東一樣三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着像客一般、又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喪甚些兒、罷

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倦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家人都不言語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看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雌牙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還在妗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映小玉惱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

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
問小鶯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各各不同教綉春
開裏間門拿與你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
中小鶯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
道你來家做甚麽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
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
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
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
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拷火口中磕
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有情話間玳安道你又
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娘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

皮襖、又教我來說大橱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裏間門上鑰匙、都在寶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大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拷火兒着又要使人那小玉使讓兒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箇就要着嘴舌親嘴、此處爲窈玉安根 馬氏安 嚴蕊一个春摘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教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琴童抱毡包放下、走到寶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省却几多文字、遞與鑰匙、

水鑑一回是第一層結束故止用葡萄架翠翠斬斷金瓶梅與玉樓二字一描下郎

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自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那箇鑰匙娘櫥裡鑰匙在床褥子座下哩此處又省學史公首尾此處寫細細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了了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及開了櫥裡又沒皮襖琴童兒來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們把人魂也走出了如畫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裡只恁鶯鶯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半天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邊又絕史公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皮襖都

神仙此回是第三將結束則須將月娘一捕蓋月娘一百回結果之人也故寫月娘桂姐而又同月娘

交付與玳安琴童兩箇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錢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敢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麼娘面皮玉樓戲

此處以玉樓與金蓮又是一樣章法與別不同

道好個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于

作結之人故同加一番描寫而拿皮襖又串入瓶兒撒嬌等因此回眞百折裙腰一齊提起也　穠帝看梅玉簫

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金蓮纔不言語當下月娘與玉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桂姐乾替別人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認了乾娘也　還要送月娘衆人、四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着一族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

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每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裡、敬濟道這條衙衚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每家去、月娘道、地下濕、銀姐家去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敬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你與他兩箇同送他送那敬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要了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裡你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了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

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你尋他尋試試、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如畫兩箇口裡說著看看走到東街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又是一家女、）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拉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上門兒、推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箇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將闌、伯爵與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頦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在袖子裡、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

了樂工賞錢賁四家請客也 分咐小廝收家火息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玉簫聽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烟跑了槐春只落下春梅拜謝了賁四嫂纔慢慢走回來看見薷香花後邊脫了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腔兒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裡使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櫃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櫃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怎管得

了、不知道姐姐每都吃勾來了罷幾曾見長出塊兒來玉簫吃的臉紅紅的道恁小淫婦兒如何夠謁了臉做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映出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姐姐每義議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每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議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箇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户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貴四娘子走出來厮見陳敬濟和貴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又寫烟火與孝

喬兒大師父道了喜罷喜歲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

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
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
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
四嫂請了四箇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
語二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
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
後撒發對照
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
道我的奶奶、恁四箇上盡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
上盡兒只盡的半邊兒、平白放出去做甚麼、與人家喂眼
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
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

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偏有閒筆正是缺此不得）

香消燭冷樓臺夜　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僕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箇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見一箇鄉里上寵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褡褳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帳安下靈寵說道你卜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箇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箇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寵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

封帖兒、上面盡着一箇宮人、和一位娘子、在上而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已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嗔起來關洪洪、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轉了、燒香洗銕鍋、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磕你這心好滴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內有子沒有、婆子道、休在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不實、往後只好

招箇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將結交朋說出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又將看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上下玉樓道你下箇官瞞過月娘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那婆子從新撒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官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二箇男人頭一箇小帽商旅打扮第二箇穿紅官人第三箇是箇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王姐爲奈人之冠）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和氣好箇性兒你惱那箇人也不知喜歡那箇人也不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飲（行云甲子可知月姐不甚奈矣）

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敗雜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此是玉樓一生結果玉樓笑道剛經爲小厮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箇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奶先說後出名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念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乾卦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蓋着一箇旗子三箇盲人頭一箇官人穿紅第二箇官人穿綠第三箇穿青讓着箇多

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箇青臉獠牙紅髮鬼
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時旁土、一生榮華富貴的也
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
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
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要將仇報正是比肩刑
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刀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
兩面刀奶奶你休在我說你儘好正紅羅只可惜尺頭短
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甄兒道今已
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
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
哭聲總好說鬼李甄兒猛聽得掏出五分一錠銀子月娘聽

二人同求敬济後事如何

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六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出口、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

總是一結也

萬事不由人算計
一生都是命安排

終

[illegible]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莊法受賕

詩曰

懷璧身堪罪　　貲金跡未明
龍蛇一失路　　虎豹屢相驚
甕遣虞羅急　　終知漢法平
須憑魯連箭　　爲汝謝聊成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願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龍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娼妓出身便說

納爲側室寵愛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月薄
（靜○思○者、孝○宇也○不○孝○而○天○不○佑○矣○堂○中○缺○少）
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
（尊○人○、人○洛○狹○、安○得○黃○金○一○、鑄○其○身○哉○故○後○文○用○魯○亭○序）
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聞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
（申○冤○也○）
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
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
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
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隄防甚事切
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
（○○○○○○○○○○○○○○）
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丁氏亭側私語不意天秀卒至看
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
親鄰再三勸留得免西門不死來
（終○是○切○恨○在○心○不○題○看）

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三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大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薗藪之地景物繁華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灾厄囑付不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有囊裡兼有胸中乃功名不得此去表

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于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個妾童并苗青上東京囑付妻妾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但見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湾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大数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名喚陳三一個乃是翁八常言道不

向要報無緣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個稍子做一路將家王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同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安受的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于是與兩個艄子密密嘀量說道我家主皮廂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入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裏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叫妙（用苗青叫妙）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

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被劣人一悶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船便說、我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船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同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一心安童被二現

舟中、待走何處、人慌忙有此

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忽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蓑衣聽得啼哭之聲移船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厮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繇却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却是回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願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活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不說報讎)(○爲○時○不○久)

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

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
具告到巡河局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証証不接狀子又告
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强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
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
只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艄見安童在旁
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
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里把三人監下又差人
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
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透信的人悄悄把這件事見報
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
層層引入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

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件兒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三字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駿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忍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不的一層把衣服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

駿計外室乎一笑
他家之與他家共說也一笑
所以云外室亦恨又是駿計更妙天下有外室駿計或
他家之與他家說

道你往那里去來玳安道我跟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眞四兩箇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腳下人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又一層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過後嘀量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留玳

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怕家去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里來、好話玳安只吃了一
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歹累你說是我這里等着哩玳
安一直來家交進茶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廂
房中坐的這玳安慢慢走到根前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
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
夾敘法
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
官去了、冷麻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
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
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鋪子裡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
多東西叫老馮廚下整治見西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

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閉上婦人口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妗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班配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知心之言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兩個一面如畫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家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館家賊

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多少禮物謝你不論事之可否妙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一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麽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攛在河裡盜財謀命如今見打勞不着扈首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與兩個船家當官三口執証着妄他這一拿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麽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厨下使了

子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

驚開六葉連肝肺　號壞三魂七魄心

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總得勾用苗青道兒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

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
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教他即便進禮來令人髮指當下
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
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
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
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攛掇貨物出
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
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
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
口豬約掌燈已後擡送到西門慶門首下人都是知道
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

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
(金蓮調婦非○此○捲○棚○內○坐○字○報○應○何○曾○差○來)
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繞上來攘至當面苗青
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
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
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奇絕是銀子說話)你若出官也有老大
一個罪名(說央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
你也不放心(銀子說話)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斂分
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里苗青
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
(便叙款)
那苗青在丞樹下(下下和同)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
下邊原解的(下都與他說了未曾(銀子說話)苗青道小的外邊

口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二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與了都謝了樂二夫婦、一絲不漏五（一路苗氏放債已完至西門慶死、節有代討者）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

忙忙如喪家之狗　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抽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

用方盒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伙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鍾兒銀臺盤兒慢慢的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禮帖遞與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教領在外待有了苗青天秀兩首歸結未違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必見讓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

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不受、顯的迂濶了盛情感激不盡、寫盡朋奸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西門慶隨卽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抬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猪頭爛、錢到公事辦、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控節級、并緝捕觀察、鄆被槩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可憐監中提出陳三翁、又審問情繇、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歹、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財鑿

漏邀截客旅貨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
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
存証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
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
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下水
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
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
展轉得過于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櫛頭打的脛骨皆碎殺
豬也似喊叫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
裡提刑做了文書并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
西門慶相查照原行文書盖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强

盜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東京投到聽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逕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叫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証

善惡從來報有因　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吃驚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